

# 中國的舒曼

## 陳田鶴傳奇

(下)

● 康 僑

### 福州任教曾謀來台

一九四九年二月，陳田鶴攜家來到福州，就任福建音專教職，校長唐學咏則請他任教務主任。這個職務繁重，妻子陳宗娥反對再任此職，於是他拒絕了這個職位，只當個普通教員。他曾想到台灣省立師範學院音樂系任教，寫信給同鄉，沒有回音，只好作罷。但這個舉動，於中共解放福建後，對他是不利的。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五日福州由中共解放。後來，陳田鶴被選為福州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後來，他和音專十多位教員、助教一起到蘇州華東革命大學政治研究所學習，其妻陳宗娥決心北上，他先把妻兒送到上海，然後就到革大報到了。革大校長是匡亞明。開辦這期學習班共有二五〇

名知識分子，學習目的是提高覺悟，改造思想。分期分批，進行學習。研究期限半年至一年。學習內容有基本問題、馬列主義、經濟學、中國革命問題。以後，他又被帶到公安幹校、俄文學校，聆聽示範檢查。

革大結業後，陳田鶴填志願希望到國立音樂學院任教，但卻碰了大釘子，一九四八年的南下成了他的罪狀，他的妻子陳宗娥找事，也是處處碰壁。

一九五〇年冬天，陳宗娥帶孩子住進北京無量大人胡同廿八號，每天帶孩子到甘雨食堂去吃大鍋飯，她一直沒有工作，便到舞蹈隊給演員化妝，直到患了心臟病才被調到圖書館工作。

一九五一年二月，北京人民藝術學院給華東教育部及政治研究院打報告，才把

陳田鶴調來院本部教書。這一年，他為歌劇「長征」配器（伴奏），很花了一番精力。這一年的十月十五日，陳田鶴轉到北京師範大學音樂戲劇系任教，到校後，他接到通知，要下鄉去搞土改，師大三年級的學生全體參加中南區土改，他的課程也解決了。土改後，他繼續為學生授課，也給志願軍文工團上作曲課。

一九五二年，陳田鶴寫了一首管弦樂曲「敘事曲」，寫農民與地主惡霸的鬥爭血淚，用以實踐他的政治覺悟，但這作品一直未被演唱或出版過。一九五三年三月，他對自己作了深沉的檢討，於三反運動中誠實的「向黨交心」，卻發生了一件令他終身難忘的事，那是在評薪評級時，領導當著大眾的面，指著他的鼻子罵他缺德，並撤銷了他藝術委員的職務，因為他的

歷史有問題，以後他被指定只能配器，不能作曲。

一九五三年九月，陳田鶴隨音樂家協會創作組到小興安嶺的伊春縣工作，參與勞動，過度勞累，使他的健康大不如前，時常生病，加之醫療不足，到了一九五五年七月，他住進了北京第三醫院，於住院五十三天後與世長辭，時為一九五五年十月廿三日，年僅四十四歲。他的小女兒陳敦華是他沒見過的孩子。

陳田鶴為人老實，不善辭令，有南方常見的似水柔情，細膩空靈，他既愛音樂又好詩詞，他掌握西洋作曲技巧，融合中國文化的背景，形成自己的獨特藝術風格。他曾引用舒曼的說法表示：「看見一首適合譜曲的好詩，不要對它發呆，而是要像對愛人一樣的擁抱它。」因此，他選詩譜曲十分嚴謹，對於感情真摯的詩特別喜愛。他譜的音樂不是詩詞的陪襯，鋼琴伴奏也不是聲樂的點綴，而是有生命的。他是一位作品豐富、高雅誠摯，不落俗套的創作者。在他的作品中一再顯露出他的靈感，蘊含著愛心與詩意，深具我民族特性的美感與特性，充分地含有藝術氣質。

抗戰時陳田鶴在國民政府教育部音樂

教育委員會擔任編輯。因此，後來慘遭階級鬥爭，讓他只許為別人配器（編伴奏）而不可自己作曲。

這位音樂大師英年早逝，為我國樂壇一大損失。他對現代中國民族音樂啟發的貢獻與影響是不可磨滅的。在他逝世時，大女兒陳暉（敦秀）十二歲，老二敦麗八歲，老三敦華出生不過四十多天，陳田鶴因住在醫院治病，所以從未見過。在夫人陳宗娥女士含辛茹苦堅強毅力調教下，事隔半個世紀，如今三個女兒都受過高深教育，事業有成，陳暉北京大學研究所畢業後，在北京清華大學執教與做研究，現在日本國際大學講學，敦麗在重點中學教物理，敦華從事翻譯工作。後來四人幫打倒後，文化界得到翻身，「陳田鶴歌曲選集」終於由人民音樂出版社為其出版，不到一個月被人搶購一空，並為美國國會圖書館、大英博物館、德國大學圖書館及日本五家音樂圖書館館藏。

早在四十年代末，陳田鶴在心情萬分壓抑的情況下聊以安慰的是只要認真辦好學校，努力教學為中華民族多培養幾個人才，他想音樂是有世界意義的，中華民族要立足於世界之林，為國家爭光，為民族

爭氣的話，必須多培養人才，自己也必須埋頭工作，搞出民族化的高水平的音樂作品來。國立音樂院培養出的七百名學生在中國音樂文化建設中（在創作、演出，教學以及行政組織工作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不少人成了全國知名音樂家或音樂工作骨幹。

在師範大學音樂系，陳田鶴培養了一批高質量的音樂教師，他們活躍在北京。還有一些學生，是未曾謀面的學生，他們中的一個就是現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于潤洋。一九六二年，陳田鶴的長女高中畢業了，班主任到家去家訪，陳宗娥告訴老師家裡沒錢供孩子上大學，他父親因醫療事故去世了。當問孩子父親的職業時，說是作曲家。正巧班主任高次蘭是于潤洋的夫人，過了幾天，高老師來告訴陳宗娥說可保送孩子報考收費不多的外語學院，並告訴她自己先生于潤洋是陳田鶴的學生。陳宗娥拼命地想，想不起陳田鶴教過這麼一個學生。高老師爽朗地大笑說：「我先生說了，陳田鶴先生的作品就是他最好的老師啊！」

一九八三年九月十六日，陳宗娥寫信給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學系的汪毓和老師，

感謝他指導了碩士生常罡寫了研究陳田鶴作品的畢業論文。這兩位也是陳田鶴未曾謀面的學生，她——這位七十二歲的老人寫道：「常罡畢業論文及答辯會的錄音，我已讀過、聽過若干次了，每次都由衷地感謝您師生兩位所花費的一片心血。論文實在好！字裡行間彷彿都蘊藏著田鶴自己所說過的話，如『不喜歡寫理論方面的文字，免得阻礙後來者的路，從作品裡人們是會理解我的』等等。沒想到在他故世多年後竟幸遇知己知音了！真是應為之慶幸，此番他當含笑九泉了！」

### 陳明律製其歌曲集

在台灣，陳田鶴的歌曲，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授名花腔女高音陳明律自費灌製CD——「陳明律演唱陳田鶴藝術歌曲」專輯，她唱了陳田鶴的獨唱曲廿八首，其中「製寒衣」、「秋天的夢」、「春歸何處」、「江城子」和「懶惰的禮讚」等，大都風格清新、旋律樸實優美，極富藝術性。這片CD中有八首都是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廖輔叔教授（一九〇七年九月二十四日生）寫的詞（凡是署名「君復」、「伊令眉」都是廖輔叔的筆名）。

陳田鶴早期譜的廖輔叔的「米色白」，想起自己童年的辛酸，是流著眼淚寫完這首歌，歌曲的動機是來自一個音節，那就是「多米來」（Do Mi Lai）這三個音符，是那麼富於溫州的風味。從這首歌曲中可以品味到浙東民謠的風格。

黃庭堅寫的「春歸何處」，是一首具有現代派色彩的歌曲，表現出人們熱愛春天及惜春的失意和惆悵。陳田鶴把它譜成具有中國風格的歌曲。他為此詞配曲沒有太多渲染，也沒有特別的描繪，只是將歌詞的意念表達出來。這首歌最初是在「樂藝」發表，是一首很受歡迎的歌曲，也是不少聲樂家最初學唱的一首歌。

「給」是陳田鶴為同鄉陳慶之的詩所譜的作品，陳慶之因肺病無法接受一位少女的愛。為了安慰陳慶之的悲傷，陳田鶴將慶之寫的「給」譜了曲，經鋼琴伴奏成為一首頗有中國風格，十分優雅的歌曲。從而使他心情平靜許多，讓陳田鶴深深體會到音樂功能的奇妙。

陳田鶴欣賞郭沫若的奔放，譜了他寫的「牧歌」，旋律舒暢輕快，表現出在綠草如茵、桃花盛開的春天，一對陶醉在熱戀中的青年男女，在田野上嬉戲的歡樂心

情。一九三三年譜的伊令眉作詞「燕子的歌」，是歌頌燕子為尋覓新居，願冒險飛越重洋，不願把舊巢修補，卻從頭建築新巢，反對枝節改造。陳田鶴對於這種燕子精神的敬佩與學習，是貫穿了他的人生。譜出的是一首十分藝術的歌曲。

一九三四年作的「望月」，是陳田鶴的初戀人，武昌藝專的學生徐敬衡所寫的詩，是她對陳田鶴的殷切和期望。因徐敬衡早已與他人訂有婚約，使這段師生戀沒有結果。這是描寫月亮的光明和普照無私，象徵青年人的良知，希望良知永遠不要被烏雲一般醜惡的現實遮蔽和扼殺，這是一首鼓勵人向上的好歌。

陳田鶴譜廖輔叔的「心花」，是告訴青年人不要憑主觀願望蠻幹硬幹，而要遵循自然規律，枯枝長出新芽，堅冰溶成春水的日子總會來到，表現那個時代青年人對幸福生活的嚮往。

他用古詩譜的「採桑曲」，是用五聲音階寫成，是尋求一種單純明朗富有民謠風格的歌曲，曲調優美動聽，被列入初級中學音樂教材。韋瀚章寫的「採蓮謠」，陳田鶴以五

聲音階的疊置與和弦的音程關係，構成一首極富中國色彩而又好聽的歌曲。

「楓橋夜泊」是一首唐代詩人張繼寫的人人都會吟誦的好詩。一九三五年五月間，陳田鶴順路到蘇州遊玩，來到寒山寺給他印象深刻的是聽到悠揚的鐘聲和看見寺院裏外古色古香的景色，不意在心中湧現出旋律。他想像那張繼在小舟中的情景與自己目前的處境多麼吻合！學業難以繼續，工作又很難找，家書連連催著要錢。

對陳田鶴來說，可謂在人生旅途上的「對愁眠」。但他對自己前途還是很有信心的，所以在他的旋律中，還飄灑著樂觀的音符，那句「姑蘇城外寒山寺」在鋼琴伴奏中，他用低音意外地擊出四聲鐘響多麼適切。由於他早年曾在溫州私立藝專學習國畫，後來改學音樂，他懂得運用音樂去描繪出一幅幅生動的畫面，把這首二十八個字的詩作，描寫成四種不同景緻的典型藝術意境。

「我等你一句恩愛的話」是在五聲旋律基礎上的變化，具有中國五聲風格的一首歌曲。

「江城子」是北宋詞人秦觀（秦少游一〇四九——一〇〇〇）的詞，是經過政治

挫傷以後所寫，感慨身世的詞，在性格上與陳田鶴有些相似，詩中「恨悠悠幾時休？」成為陳田鶴後來命運的讖語。歌曲以行板開始，伴奏類似「賦格」形式，低音描寫出傷感的回憶，高音的三連音構成飄渺的幻覺意念，歌聲變化暗示出詞中人情緒的流動，頗有藝術價值。

抗戰時期，方之中寫的「巷戰歌」它的音樂形象非常鮮明，旋律帶有慷慨悲壯的色彩，短促多變的節奏，造成了緊張激烈和短兵相接的戰鬥氣氛。成為抗戰時廣為人知的名曲，也是陳田鶴最受歡迎的歌曲之一。在台灣也曾為瓊瑤電視劇「幾度夕陽紅」的插曲。其時，陳田鶴認為抗戰是全面的，抗戰歌曲除了譜寫戰士外，還應該寫後方的民眾，婦女的形象。因此流雲作詞的「製寒衣」，被陳田鶴譜成為抗戰時婦女形象多彩的一面。從音樂形象說，這是一首明朗的，向上的，描寫出後方婦女愛國形象，音樂寫得十分優美感人。

陳明律說，她非常喜歡陳田鶴的歌曲，感嘆的表示，可惜收到她女公子陳暉女士寄來她所著（筆名夢月）的「陳田鶴大師傳」太晚了，如今才發現還有一些好聽的歌曲，沒能錄進她的CD為一憾事。這

二十八首歌在台灣大半沒有聽過，但非常耐聽值得慢慢欣賞。那些歌譜在大陸有些也已遺失了，陳明律都是從輾轉中找到，得來不易。自從陳明律演唱陳田鶴作品CD問世後，作曲家陳田鶴的三位千金寫給陳明律的來信說：「我們姐妹收到您寄來的演唱先父藝術歌曲CD片，內心十分激動，欣喜。可惜我母親九一年去世了，她生前一直盼望父親作品的傳世，而您投入了那麼多財力物力，並親自演唱，我們不知如何感謝您才好。您對中國藝術歌曲的宣傳介紹，將是對中國音樂的貢獻，人們一定會感謝您的，……」。她們並將這片CD送給日本五家音樂圖書館——北京國家圖書館，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及全國各大專音樂院校典藏，並在北京人民廣播電台製作專輯向全國聽眾播放。印証了陳田鶴傳中一九五五年他說：「我的作品至少要在二十年後，才能受到真正的評價。」（陳隆任提供資料）

（註）本文（上）中外雜誌四〇四期第八十八頁中間段第一行「……種下他在文革期間被整死的禍因。」應更正為：「種下他的夫人陳宗娥在文革期間被整的禍因。」